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竊書 顯奇能紅女傳信

話說林之洋見船隻攔進山口，樂不可支，即至艙中把這話告知眾人，莫不歡喜。次日出了山口。林之洋望著閩臣笑道：「前日俺說王勃虧了神風，成就他做了一篇《滕王閣序》；那知如今甥女要去趕考，山神卻替你開路，原來風神、山神都喜湊趣，將來甥女中了才女，俺要滿滿敬他一杯了。」眾姊妹聽了，個個發笑。閩臣道：「此去道路尚遠，能否趕上，也還未定。即或趕上，還恐甥女學問淺薄，未能入選。無論得中不得中，倘父親竟不回家，將來還要舅舅帶著甥女再走一遍哩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在小蓬萊既已允你，倘你父親竟不回來，做舅舅的怎好騙你？自然再走一遍。」呂氏道：「據俺看來，你父親業已成仙，就是不肯回來，你又何必千山萬水去尋他。難道作神仙長年不老還不好麼？」閩臣道：「長年不老，如何不好！但父親把我母親兄弟拋撇在家，甥女心裡既覺不安，兼之父親孤身在外，無人侍奉，甥女卻在家中養尊處優，一經想起，更是坐立不寧，因此務要尋著才了甥女心願哩。」一路行來，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下旬，船抵嶺南。大家收拾行李，多九公別去，林之洋同眾人回家。恰好林氏因女兒一年無信，甚不放心，帶了小峰、蘭音回到娘家，這日正同江氏盼望，忽聞女兒同哥嫂回來，大家見面，真是悲喜交集。閩臣上前行禮，不免滴了幾行眼淚，將父親之信遞給林氏，又把怎樣尋找各話說了。

林氏不見丈夫回來，雖然傷心，喜得見了丈夫親筆家書，書中又有不久見面之話，也就略略放心。

當時閩臣引著母親見了縉氏，並領紅紅、亭亭前來拜見，把來意告知。林氏道：「難得二位姪女不棄，都肯與你攜伴同來，若非有緣，何能如此。但既結拜，嗣後一同赴試，彼此都要相顧，總要始終和睦，莫因一言半語，就把素日情分冷淡，有始無終，那就不是了。」眾人連連答應。閩臣見了蘭音，再三拜謝。林氏道：「我自從女兒起身，一時想起，不免牽掛，時常多病；幸虧奇女替我煎湯熬藥，日夜服侍，就如你在跟前一樣，漸漸把牽掛之心減了幾分，身體也就漸漸好些。如今縣裡雖未定有考期，我們必須早些回去同你叔叔商議，及早報名，省得補考費事。」閩臣道：「母親此言甚是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甥女如報名，可將若花、婉如攜帶攜帶，倘中個才女回來，俺也快活。怎樣報名，怎樣赴試，這些花樣，俺都不諳，只好都托甥女了。」閩臣道：「舅舅只管放心，此事都在甥女理料。但若花姊姊名姓、籍貫，可要更改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改他作甚！若把女兒國本籍寫明，俺更歡喜。」林氏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若花寄女本是好好的候補藩王，因被那些惡婦奸臣謀害，他才棄了本國；俺要替他出氣，因此要把他的本籍寫明。」林氏道：「寫明本籍，何以就能替他出氣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寫明本籍，將來倘在天朝中了才女，一時傳到女兒國，也教那些惡人曉得他的本領。他們原想害他，那知他在天朝倒轟轟烈烈，名登金榜，管教那些畜類羞也羞死了。」

閩臣道：「如此固妙。但恐一人，郡縣不准，莫若紅紅、亭亭兩位姊姊同蘭音妹妹也用本籍，共有四人之多，諒郡縣也不至批駁了。」婉如道：「如果批駁，再去更換也不為遲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天朝開科，外邦都來赴試，還不好麼？太后聽了，還更喜哩。」當時多九公將甥女田鳳翽、秦小春年貌開來，也托閩臣投遞。

林氏帶了兒女，別了哥嫂，同紅紅、縉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。唐小峰因見婉如所養白猿好玩，同婉如討來，帶回家內。史氏見姪女海外回來，問問詳細，不勝之喜；並與縉氏諸人相見。

閩臣道：「叔叔今日莫非學中會文麼？」史氏道：「你叔叔自從姪女起身後，本郡印太守有個女兒，名喚印巧文，意欲報名赴試，因學問淺薄，要請一位西賓。印太守向在學中打聽你叔叔品學都好，請去課讀。後來本處節度寶坡寶大人也將小姐寶耕煙拜從；本縣祝忠得知，也將女兒祝題花跟著一同受業，並且本處還有幾個鄉宦女兒也來拜從看文。雖說女學生不消先生督率，但學生多了，今日這邊走走，明日那邊看看，竟無片刻之閑。今晨絕早出去，要下午方能回來。」閩臣道：「他們既在此地做官，大約均非本處人了，此時各處正當縣考，為何還不回籍赴試？」史氏道：「他們都因離鄉過遠，若因縣考趕回本籍，將來又須回來，未免種種不便，因此議定索性等冬初補考，一經郡考中式，即可就近去赴部試，倒是一舉兩便。並且他們因你叔叔今年五□大慶，都要過了九月祝壽後方肯回籍。」

閩臣道：「若果如此，我們倒可一聚了。」不多時，唐敏回來，見了姪女，看了家書，這才略覺放心。閩臣引著叔叔見了眾人，告知來意。唐敏道：「我正愁姪女上京無人作伴，今得這些姊妹，我也放心。」

恰好這日良氏夫人帶著廉亮、廉錦楓，駱紅葉也從海外來到唐家。林氏問起根由，良氏把前年唐敏拯救女兒，後來尹元替小峰作伐各話細細說了。林氏聽了，無意中忽然得了一個如花似玉、文武全才的媳婦，歡喜非常。良氏把駱紅葉交代，因本族現有嫡派，意欲回到族中居住；無如唐閩臣與廉錦楓一見如故，彼此戀戀不舍，不肯分離。恰喜林氏早已買了鄰舍一所房子，就同這邊住宅開門通連一處，當時留下良氏母女，同縉氏母女都在新房居住。紅紅跟著縉氏，閩臣同紅葉、蘭音住在樓上，小峰陪著廉亮在書房同居。分派已畢，大排筵宴，眾姊妹陪縉氏、良氏坐了。閩臣道：「前在水仙村，聞伯母已於春天起身，為何此時才到？」良氏道：「一路頂風，業已難走，偏偏當中遇見一座甚麼山，再也繞不過來。」廉錦楓道：「那山橫在海中，名喚門戶山，真實並無門戶。我們因繞此山，足足耽擱半年，沿途風又不順，若非近日得了順風，只怕還得兩月才能到哩。」林氏道：「表嫂既與尹家聯姻，為何女婿不回來？」良氏道：「尹家籍貫本是劍南，因紅英媳婦要去赴試，都回劍南去了。」當時唐敏開了眾人年貌，駱紅葉改為洛姓，連唐閩臣、枝蘭音、林婉如、陰若花、黎紅薇、盧紫萱、廉錦楓、田鳳翽、秦小春，共計□人；因縉氏執意也要赴考，只好捏了一個假名，一都在縣裡遞了履歷。

到晚，閩臣同蘭音、紅葉都到良氏、縉氏並母親房中道了安置。回到樓上，推窗乘涼，說起閑話。閩臣把泣紅亭碑記取出給蘭音、紅葉看了，也是一字不識。

二人問知詳細，不覺吐舌稱異。忽見白猿走來，也將碑記拿著觀看。蘭音笑道：「莫非白猿也識字麼？」閩臣道：「這卻不知。當日我在海外抄寫，因白猿不時在旁觀看，彼時我曾對他說過，將來如將碑記付一文人做為稗官野史，流傳海內，算他一件大功。不知他可領略此意。」洛紅葉道：「怪不得他也拿著觀看，原來如此。」因向白猿笑道：「你能建此大功麼？」白猿聽了，口中哼了一聲，把頭點了兩點，手捧碑記，將身一縱，擲出窗外去了。三人望著樓窗發愣。

只聽嗖的一聲，忽從窗外攔進一個紅女，上穿紅綢短衫，下穿紅綢單褲，頭上束著紅綢漁婆巾，底下露著一雙三寸紅繡鞋，腰間繫著一條大紅絲縵，胸前斜插一口紅鞘寶劍；生的滿面緋紅，□分美貌，年紀不過□四五歲。三人一見，嚇的驚疑不止。閩臣道：「請問那個紅女姓甚名誰？為何夤夜到此？」紅女道：「咱姓顏。不知誰是小山姊姊？」閩臣道：「妹子姓唐，本名小山，今遵父命，改名閩臣。姊姊何以知我賤名？」女子聽了，倒身下拜。閩臣連忙還禮。女子問了蘭音、紅葉名姓，一同見禮歸坐道：「咱妹子名紫綉，原籍關內。祖父在日，曾任本郡刺史，後因病故，父親一貧如洗，無力回籍，就在本處舌耕度日。不意前歲父母相繼去世；哥哥顏崖因赴試，三載不歸，家中現有祖母，年已八旬，前聞太后大開女科，咱雖有觀光之意，奈祖母年高，不能同往。此間舉目無親，又無攜伴之人。咱妹子也居百香衢，與府上相隔不過數家，素知姊姊才名；今聞尋親回府，不揣冒昧，特來面求，倘蒙攜帶同往，俾能觀光，如有寸進，永感不忘。」

閩臣聽了，付道：「原來碑記所載劍俠，就是此人。」因說道：「妹子向聞父親時常稱頌本郡太守顏青天德；那知忠良之後，卻在咫尺。今得幸遇，甚慰下懷！姊姊既有觀光美舉，妹子得能附驥同行，諸事正要叨教，俟定行期，自當稟知叔父，到府奉請。但府上既離舍間數家之遠，為何就能越垣至此？」顏紫綉道：「咱妹子幼年跟著父親學會劍俠之術，莫講相隔數家，就是相隔數里，也能頃刻而至。」

閩臣道：「剛才姊姊來時，途中可有所見？」顏紫綉道：「咱別無所見，惟見一仙猿捧著一部仙籙而去。」閩臣道：「姊姊何

以知是仙籙？」顏紫綉道：「咱妹子望見那部書上，紅光四射，霞彩沖霄，約略必是仙籙，因此不敢把他攔住。」閩臣道：「此書正是我妹子之物，不意被這白猿竊去。姊姊可能替我取回麼？」顏紫綉道：「此書若被盜賊所竊，咱可效勞取回；這個白猿，上有靈光護頂，下有彩雲護足，乃千年得道靈物，一轉眼間，即行萬里，咱妹子從何追趕？況白猿既已得道，豈肯妄自竊取，此去必定有因：或者此書不應姊姊所得，此時應當物歸原處，所以他才竊去。但此書此猿，不知從何而來？」閩臣就把碑記及白猿來歷，並去歲虧他取枕頑耍才能親至小蓬萊各話略略說了一遍。顏紫綉道：「即如取枕露意，成全姊姊萬里尋親，得睹玉碑文物之盛，此猿作為，原非尋常可比，他已通靈性，若要竊取，必不肯冒然而去。向在姊姊跟前，可曾微露其意？」閩臣道：「此猿雖未露意，妹子當日曾在他面前說過一句戲言。」就把前在船上同白猿所說之話備細告知。顏紫綉道：「彼時姊姊所說，原出無心，那知此猿卻甚有意。據咱看來：只怕竟要遵命建此奇功。此時攜去，所投者無非儒生墨客，如非其人，他又豈肯妄投。姊姊只管放心，此去包管物得其主。」閩臣道：「倘能如此，尚有何言。此書究歸何處，尚望姊姊留意。」顏紫綉道：「好在此書紅光上徹霄漢，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，咱妹子自當存神。」

洛紅葉道：「妹子聞得劍俠一經行動，宛如風雲，來往甚速。姊姊可曾學得此技？」顏紫綉道：「姊姊如有見委之處，若在數百里之內，咱可效勞。」紅葉道：「剛才閩臣姊姊意欲寄信邀請林家婉如妹妹來此一同赴試，離此三□餘里，姊姊可能一往？」顏紫綉道：「其父莫非就是閩臣姊姊母舅麼？前者咱因閩臣姊姊日久不歸，曾到他家探聽消息，今既有信，望付咱代勞一走。」閩臣隨即寫了信。顏紫綉接過，說聲「失陪」，將身一縱，攛出樓窗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